

《無法抹去的傷疤》

夏日午後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洗刷了這座老城。空氣里瀰漫著泥土和梔子花混合的潮濕氣味。我撐傘走過一條正在改造的舊巷，腳下不小心踢到一塊半埋在泥水裡的碎瓦。那聲沉悶的、帶著些許空洞的響聲，像一把生鏽的鑰匙，猝不及防地捅開了我記憶深處那扇塵封的門。我蹲下身，撿起那塊瓦片，粗糙的觸感瞬間將時光拉回到十多年前，那個有阿婆的蒲扇、螢火蟲和桑葚染紫嘴角的夏天。

那塊碎瓦，像極了我與阿楠“秘密基地”屋頂上的瓦。

阿楠是我童年時代的光，是我家隔壁那個比我大兩歲的男孩。我們之間隔著一堵低矮的、爬滿了牽牛花的磚牆。那堵牆與其說是分隔，不如說是連接的橋樑。我常常踩在牆這邊的石凳上，他一抬腿就能跨坐在牆頭，像一位守護著整個童年王國的騎士。我們的友誼，是從分享一塊麥芽糖開始的，是在一起掏鳥窩、一起在雨後水窪裡撲騰、一起被家長揪著耳朵訓話中夯實的。

我們的王國，在巷尾一個廢棄的院落裡。那裡有一間搖搖欲墜的雜物房，我們稱它為“我們的城堡”。屋頂的瓦片殘缺不全，陽光會漏下來，在地上畫出斑駁的光斑。阿楠是那個總能發現「寶藏」的人。他會把一塊形狀奇特的石頭鄭重地交給我，說：“喏，這是夜明珠，你收好。”“會把一片紅色的楓葉夾在書裡，說這是我們從恐龍時代發現的化石。在那個世界里，他是無所不能的探險家，而我，是他最忠實的夥伴，共用著所有微不足道卻又驚天動地的秘密。

最難忘的，是那個關於“未來”的約定。一個繁星滿天的夜晚，我們並排躺在「城堡」的破草席上，透過屋頂的破洞數星星。阿楠突然側過身，眼睛亮晶晶地對我說：“等我們長大了，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。我們買一艘船，就叫它‘楠山號’，你當船長，我當大副。我們要去一個只有快樂的小島。”我使勁點頭，伸出小拇指拉鉤蓋章。童音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，我們相信，這個約定像天上的星星一樣，是永恆不變的。

然而，童年的堡壘，往往脆弱得抵不過成人世界的一句閒言碎語.....

變故發生在我們相繼上學之後。不知從何時起，巷子里開始流傳一些關於阿楠家庭的風言風語。大人們用一種我那時聽不懂的、混合著憐憫與鄙夷的語

氣竊竊私語。我懵懂地感覺到，阿楠臉上的笑容少了，他不再輕易跨過那堵矮牆。我試圖像往常一樣去找他，卻第一次被他母親用一種客氣而疏離的態度擋在了門外。那種客氣，比呵斥更讓人寒冷。

真正的裂痕，在一個秋天的傍晚徹底撕開。幾個調皮的孩子在巷子裡圍著阿楠，學著他酒鬼父親的醉態，嘲笑他母親的工作。我站在不遠處，手裡還攥著想分給他的糖。那一刻，一種莫名的、巨大的羞恥感和恐懼攫住了我。我害怕成為被嘲笑的物件，害怕被歸為“和他一樣”的人。在阿楠看向我，眼神里混合著求助、憤怒和一絲期待的那一刻，我……我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，低下了頭。就是這一步，像一道無聲的閃電，劈開了我們之間的一切。我沒有站出來，甚至沒有發出一點聲音。我成了一個沉默的、可恥的旁觀者。從那以後，那堵矮牆彷彿一夜之間長高成了萬丈懸崖。我們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。即使迎面碰上，眼神也會迅速避開，像觸碰燒紅的烙鐵。

一年後，他家搬走了，悄無聲息。我跑到我們的“城堡”，發現屋頂又塌了一角，如同我心中那個轟然倒塌的世界。我在地上撿起一塊碎瓦，緊緊攥在手心，直到棱角硌得生疼。許多年過去了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見到了很多人，但再也沒遇到過像阿楠那樣，能讓我毫無保留分享整個世界的朋友。

那塊當年帶回來的碎瓦，我一直留著。它不再鋒利，已被歲月磨得光滑，但那道裂痕依然清晰可見。這道傷疤，並非源於激烈的爭吵或背叛，而是源於我在關鍵時刻的懦弱和沉默。它教會我，真正的失去，往往不是突如其來的風暴，而是陽光下的漸次疏離，是自己在恐懼面前的退縮。它讓我在後來的日子裡，格外珍惜真誠，也格外警惕那種為了合群而可能付出的代價。如今，我握著這塊被雨水泥濘包裹的瓦片，彷彿又觸摸到了那個星光下的約定。阿楠，你在哪裡？你是否還記得那個關於「楠山號」的夢想？我終究沒有成為船長，而你，大概也早已不是那個夢想當大副的少年。

這塊無法抹去的傷疤，它不常流血，卻總在某個熟悉的氣味、某個相似的聲音響起時，隱隱作痛。它是我純真童年的墓誌銘，無聲地訴說著：有些港灣，一旦錯過，就是永遠。而那個最好的朋友，被我永遠地留在了牆的那一邊，留在了那個星星特別亮的夏天裡。

現在的阿楠，你……還好嗎？

(1752字)